



羽蛇

洛佩斯·波蒂略著

1731.73/1

羽蛇

〔墨西哥〕何塞·洛佩斯·波蒂略著

宁希译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89007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八年·北京



89007

羽 蛇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101,000 开本787×1092毫米 $\frac{1}{32}$ 印张5 $\frac{1}{2}$ 插页2

1978年9月北京第1版 1978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69 定价 0.39元

前　　言

墨西哥是一个文化悠久的国家。公元前十世纪以后，墨西哥的古代印第安民族就开始有了发达的文化。公元十五世纪时，西班牙殖民者侵入墨西哥，进行殖民统治。印第安民族受到奴役，他们的文化遭到摧残。但是，几个世纪以来，墨西哥古代印第安人光辉灿烂的文化遗产，在墨西哥人民争取独立解放的斗争过程中，被保存了下来，一直流传到现在。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中，包括了很丰富的神话传说。

羽蛇，或名盖查尔柯亚脱尔，是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民族神话传说中一个传布很广的故事。盖查尔柯亚脱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在各种神话传说中说法不一。有的说他是一个神，主宰农业生产和风调雨顺；有的说他是一個英雄，领导人民发展生产，建设社会。然而，不管他是神还是人，从盖查尔柯亚脱尔传说的内容看来，他显然是作为一个为人民谋福利的贤明统治者的象征，在连续几个世纪的长时间中，为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民族所崇拜，所颂扬的。

据近年来墨西哥考古学家的研究，盖查尔柯亚脱尔的传说最早出现于特奥蒂华庚文化，那里到现在还保存着一

座围绕石刻羽蛇形象的金字塔。后来，到公元九世纪时，属于纳瓦文化的托尔德卡人，以图拉为中心，建立起农业生产高度发达的部落国家。他们崇拜盖查尔柯亚脱尔，为他建造了巨大的金字塔，说他是一个从海上来的贤明统治者，在他的教导下，托尔德卡人脱离了愚昧状态，学会了耕织，成为一个富强的部落。在他的治理下，图拉成为当时中美洲一个繁荣的城市。公元十一世纪时，由于天灾和部落内部的纷争，托尔德卡文化突然衰落，但是他们对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崇拜，以及关于他的神话传说，却流传到墨西哥的其他后来发达起来的部落，如：阿兹特克人，马雅人，伊查人等。在特诺奇蒂特兰，在丘鲁拉，在契钦—伊查，在索契卡尔柯等地方的文化遗物中，都有盖查尔柯亚脱尔的金字塔或者石刻像、画像保存下来。

尽管如此，由于西班牙殖民者对墨西哥古代印第安文化的恣意摧残和破坏，对于羽蛇或者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神话传说的全部内容及其意义，直到现在仍然知道很少。墨西哥的学者们认为：缺乏文字的记载，以及几个世纪以来印第安文化的中断，至今仍然是研究、搜集古代印第安神话传说的巨大障碍。

墨西哥现任总统何塞·洛佩斯·波蒂略，根据现有的关于羽蛇和盖查尔柯亚脱尔的神话传说材料，进行了研究，以艺术的概括，写成了这一部作品：《羽蛇》。《羽蛇》以庄严而有力的文笔，塑造了为人民谋福利的英雄人物盖查尔柯亚脱尔的形象，记述他从东方海上来临，教导

托尔德卡人从事耕织，发展生产，建设图拉的业绩，使得这个几世纪以来湮没在历史尘埃之中的古老印第安神话传说恢复了生命，生动地展现在我们的眼前。

《羽蛇》最后写到盖查尔柯亚脱尔晚年中了敌人的阴谋诡计，只得离开图拉，乘木筏飘海而去。他临走前预言：他将要重新回来，还将有异族来到这里，征服印第安人，灭亡墨西哥。据历史记载，阿兹特克人的最后一个统治者莫克特苏马，以为西班牙殖民者埃尔南·柯尔特斯就是盖查尔柯亚脱尔重新降临，因而对他失去警惕，不加抵抗，以致遭到失败的。

《羽蛇》这部作品，就是这样通过盖查尔柯亚脱尔神话传说的生动再现，表达了墨西哥人民要求发展生产，维护主权，反对外国侵犯的强烈愿望。

墨西哥和中国同属第三世界，都是发展中的国家。中国人民和墨西哥人民在捍卫本国独立、主权和建设自己国家的斗争中已经结下深厚的友谊。今天，洛佩斯·波蒂略总统的这部作品译成中文出版，与中国读者见面，一定会起到沟通两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增进两国人民的紧密联系的良好作用。

编 者

一九七八年九月

献 给 蒙 西

盖查尔柯亚脱尔

“我是人吗？”他通过他的灵魂
说。“我依然是我吗？”他在大
地中间说。

——《奇兰姆·巴拉姆》第八卷

目 次

关于根源的序言	1
第一章 道路	3
第二章 安纳华克	18
第三章 托尔德卡人——建设者	39
第四章 塞—阿卡脱尔	56
第五章 金字塔	61
第六章 囚徒	82
第七章 旱灾	98
第八章 特斯卡脱利波卡的归来	116
第九章 出走	128
第十章 预言	152
第十一章 寂静的海岸	160
尾声	162
参考资料	164

关于根源的序言

奥麦育康！我要上升到二元之地^①，那里只有狂风和黑暗，只有育阿利·埃卡脱尔^②；那里，在经书的统一意志之前，积聚着无限的宁静。

我已经到了那里。我是人吗？我通过我的灵魂说。

我已经到了那里。我依然是我吗？

在时间之前，在一个没有空间的点上，在一切返归太初的脐眼里，在那里的黑暗的反复的旋涡中，无限大寓于无限小之中；在脐眼里，多种多样的事物变成宇宙；那里特洛克·那华克^③是一切可能性的黑夜风暴；那里夜的主宰，黑色的特斯拉脱利波卡，隐匿自己，爆裂成光，于是诞生了盖查尔柯亚脱尔希望与之一致的宇宙。盖查尔柯亚脱尔，宝贵的孪生兄弟，鳞上有羽毛，既爬行又飞翔，既是鹰，又是蛇。

星球创造出来了。

羽毛创造出来了。

老虎创造出来了。

① 古代印第安人认为世界有两半，另一半为人死后所居之地，称为二元之地(Lugar Dos)，其主宰为奥麦育康(Omeyocan)。

② 育阿利·埃卡脱尔(Yoalli Ehecatl)，代表狂风和黑暗。

③ 特洛克·那华克(Tloque Nohuaque)，代表风暴。

歌声创造出来了。

痛苦开始了，血已经在跳动。

“我就是万物。”经书说。

“我知道我是什么。”人说。

从那时候起，他离开了创造者的手，开始自己照料自己。

育阿利·埃卡脱尔。

狂风和黑暗！

第一章

道 路

一个漆黑的夜晚，狂风和大海把他抛上海滩。他身子缚在木十字架上，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浑身盖满泡沫。他身子贴着大地，象孩子抓住母亲那样紧紧抓住它的可爱的形体。

他赤身露体，失去了记忆，但是内心却很明白，仿佛一颗星星在大风和黑暗中闪耀。这是内心，外面却是狂风怒号，雷雨交加，一片混沌。

次日，晨曦微露，周围一派宁静。他躺在海滩上。他只记得来时的方向，升起的太阳和把他身子系住的伸向四方的木十字架。正是这个木十字架，在那狂风之夜，在暴风雨的怒号之中，飘在海上，把他送到这块离开了水的陆地上。

他赤身露体，失去了记忆。他唯一的愿望是要继续活下去。他饥渴难熬。他感到的只是悲伤和孤独。

“我还活着吗？”他终于自问。这时，一阵疼痛使他撞上了岩石，以致全身乏力，失去知觉。他内心的闪光暗淡了，只剩下一种阴沉的嗡嗡声在响，象死亡一般；肿胀的嘴巴满是血腥味和咸味。

他扑在地上，嵌在泥沙里，象一块燧石，身上铺满了白色的鳞一样的泡沫，腹部紧贴着土地。

太阳升起，新的一天开始。太阳也从海上来临，它的光芒唤醒了鸟儿，叫它们歌唱。新的一天有鸟儿的歌唱和鸟羽的闪光。鸟儿们飞到他的身上，落在他一动不动的躯体上，落在他蓬乱发粘的胡须上，落在他的肩膀上，背脊上，以及他的十字架上，都没有惊醒他。

从远处看，在曙光中，在初升的阳光照耀下，他就象一条有羽毛的蛇，一条曾经从大海那边，太阳升起的方向来到过的羽蛇。

孩子们对父母就是这样叫嚷的：“太阳送来了一条羽蛇！”

“它躺在海滩上，只有羽毛在动！”

父母们没有理睬。他们为了给子女寻找食物，已经够忙的了。

只有孩子们有好奇心也有时间去看躺在海滩上的羽蛇。他们走近了去看。

他们一步一步地靠近，小心翼翼，十分害怕。他们互相鼓励。其中一个胆子最大的向前奔跑，绊了一交，惊起了鸟群；鸟儿们一飞，更引起孩子们心里的恐惧。

“羽蛇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脸上身上有毛的白人！”

孩子们跑开去，藏到泛着香味的潮湿的丛林里。

“羽蛇变成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有毛的白人！”他们又向父母们叫嚷，但是仍然没有得到理睬。父母们很忙，也没有

好奇心。他们正用石块和棍棒猎取小爬虫，小动物和鸟儿。

孩子们又回到海滩。现在他们也带了棍棒和石块。

在海滩上躺着的已经是一个赤条条的奇怪的人，绑在一根木头上，一动不动。他们从远处向他掷石头，到近处打他。其中一个最大胆的还刺他，刺得他流出了血。

鲜红的发亮的血滴在土地上，让它第一次吸到了这样的鲜血。

他抬起头来，睁开了圆圆的大眼睛。

“神哪！神哪！”从他蓬松的胡须里发出了嘶哑的叫声。“我是在哪个深渊里叫喊？”他自言自语地说，同时，他的发烫而昏眩的眼睛模模糊糊地看到一群棕色的凶狠的小东西在奔跑。他们慌慌张张地向父母们跑去，报告他们的功绩。

“他有蛇那样的圆眼睛，脸上都是毛！”

只有阿卡脱尔发生了兴趣。他知道，大海是慷慨的，有时候会把好东西冲到海滩上来。

他吓唬孩子们，不让他们回到海滩上去。太阳落山后，他自己就去找有羽毛的蛇。也许能够把它吃一顿，用它的羽毛做饰物。

他到了那个地方，也惊起了鸟群，发现了一个赤裸裸的白皮肤的有胡须的人的身体，这人已经奄奄一息，腰部的一侧有一处干了的血痕。

“喂！喂！你是谁？你怎么会是白的，还有胡须？你是从哪儿来的？是一个降世的神，还是一个死人？”他用长矛刺他，他动了一下。

“是大海、太阳和风把你送到这里来的。

“你就做远方来的种子。

“你就做别处来的幼芽。

“你就做异族来的根苗。”

阿卡脱尔把他从木头上解下，抓住他的头发和胡须，吃力地拖到丛林的边缘。他的双脚从被丢弃的十字架处划出了两条平行的痕迹。

一阵异样的剧痛使他恢复了知觉。他连哼一声的力气都没有，更没有力气在抓住他胡须的胳膊上咬一口；这条汗淋淋的棕色胳膊，正把他发干的嘴巴和牙齿紧紧地压住。他只好让他拖着。从他浮肿的眼睛里，从饥饿和疼痛中，他可以看到黄昏的星辰在闪闪发光。就象那个风雨之夜在他内心闪烁一样，他无意去注意星星如何之美；他只知道它还在闪耀，就象他自己的存在一样。

“天哪！我还活着！”他终于艰难地说。“我还在受苦！我还能看到星星！你没有抛弃我啊！我仍然是痛苦和光明！”

那个棕色皮肤的人——他能模模糊糊地看到——气喘吁吁地把他一条小溪边放下。当这个降世的人起来喝水时，阿卡脱尔的双手仍然还有那浓密粘糊的须发的感觉；这种感觉从来没有离开过他；而他的眼睛的网膜也仍然感到对方那双反射着黄昏和星星的眼睛的光芒。

“他渴了。他身材高大沉重，也许是一个战败的神，也许是一个即将诞生的神的种子，也许只不过是一个受苦的人。”

一连七天，他给他带来吃的喝的，把他藏在一个山洞里。到了第八天，这个人不见了，使他很伤心。他没精打采地回到部落。

“你把羽蛇弄到哪里去了？”人们问他。

“你七天不见。孩子们看见你找蛇去了，你还吓唬他们。你是想独占这条蛇！”

“难道你独自把它吃掉了吗？难道没有整个部落的人要和你一起吃吗？山那边的智者们说，他们看见过海上出现的奇迹。我们大家也都看见过天上有一条发光的蛇。我们认为这是母蛇来寻找小蛇呢。”

“你把蛇弄到哪里去了？难道你想独自供养它？难道不要整个部落的人和你一起供养吗？你以为你是一个新人吗？难道你以为不要全部落的人，不要牺牲，独自一人就能供养神吗？”

“瞧，别再惹我们发怒！把羽蛇带来，它是属于这个土地的，属于这个天空的！”

于是，阿卡脱尔说：“他走了，溜掉了。一连七天我给他水，给他蜂蜜和水果。现在他却走了。我只能单独一人回来。是我亲自把蛇拖来的。在它变成一个长胡须的白皮肤的人的时候，我揪住了他的须发。我觉得他本来就是一个人。”

“别骗我们了！去把它带来，别叫我们用棍子揍死你！”

阿卡脱尔忧心忡忡地走了。他跑到海边，沿着海岸跑得精疲力尽。

他蹲着，脸朝东方，一连两天没吃东西。在他的心里产

生了崇拜。夜间，他在天空中看到了发光的蛇。白天，他就在地上寻找，但是没有找到。

他看到太阳升起，因为和米格特兰的死者^①战斗而遍身血红，它那胜利的独眼很快就发出了耀眼的光芒。

阿卡脱尔两天没有吃东西。

第三天天明，阿卡脱尔看到他在远处的波涛中闪闪发光，把一块象蜘蛛网一样的东西扔到海里，鱼儿就被捉住了。

他把身体的一部分遮掩起来，胡须上又溅满了泡沫。阿卡脱尔等着太阳出来，曙光初现，就到了他面前。

突然阿卡脱尔被捆在网里了，在一阵大笑声中被拖倒在地下。

“你是一个会笑的人哪。

“你还是一个会用网捕鱼的人。

“你不会是一个神。

“我是来找你的。我们部落里的人们向我要你这条羽蛇。他们说天空和土地都需要你。”

这个渔夫什么也不说，只是哈哈大笑。

他把捆在网里的阿卡脱尔带到远处的一片密林中，毫不费力地生起了火，和他分享了鱼。

*

*

*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一年。

① 米格特兰(Mictlan)，一般死者所居之地；古代印第安人认为太阳到晚上即照临该地，到白天必与死者进行一场战斗才能升起。

阿卡脱尔学会了令人惊讶的新鲜的事物。那个人也学会了说话，明白了大地上的种种事情。

“我有许多事情要做。

“我有许多东西要给与。

“我觉得我是泉水。

“我觉得我是河流。

“我觉得我是道路。我知道，但是不记得。

“在某个地方有一个主宰，是他命令着我。我必须给予；我必须贡献；我必须指引；我必须拯救自己。”

第二年，他埋了十字架，准备走上道路。阿卡脱尔应该到第一个部落去宣布他的来到，那就是他自己的部落。

人们从茅屋里出来看他穿的衣服，看他的鱼网，以及他挥动着的一面旗子。

“阿卡脱尔回来了，他没有带蛇。”老妇们尖声尖气地说。

“阿卡脱尔回来了，仿佛象个老爷。”青年们嚷着说。

“你回来，好象知道它在哪儿；你回来，好象要告诉我们什么消息。”老人们提醒说。

“我是来宣告：蛇要来了。已经到了该他来教导的时候了。准备迎接他吧。要举行庆祝。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他是一个好人。他要教导你们新的事情。他要制作好的东西。举行庆祝吧。但是他不是作为蛇而来，而是作为人而来的。”

“你撒谎！你怀着一肚子的坏心眼，带着浑身的傲气。你自以为与众不同；自以为是一只雄鹰。你宣布他要到来，却不带任何信物。你没有实现我们嘱咐你的话。你躲藏了